

读文译

水做骨肉的女人

闲玩「魂斗罗」

读无字书

烟·吟·薏·印

酒的独白

月季花神

月球的背面

好人于是之大兄

太白飘然乎

面壁坐冷

# 四季风铃

郭启宏著



---

# 四季风铃

郭启宏 著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季风铃/郭启宏著. - 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

1997.1 (读译文丛)

ISBN 7-80109-147-7

I. 四…

II. 郭…

III. 散文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3373 号

### 四季风铃

郭启宏

---

出版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址: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话:66171396 66163377-618、617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:北京京鲁排印部(63044503)

印刷: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193 千字 印张:9.875

版次: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5.80 元

---

# 读译文丛

第一辑

末班车

纽约文化扫描

塞纳河畔

杂览主义

同剖诗心

第二辑

惜别樱桃园

摩登者说

文坛剑戟录

袖手清谈

寻找丹枫阁

第三辑

独轮车轮

四季风铃

书林拾叶

缩略时代

幻视中的完美

时代：阅读与仿制

红楼非梦

艺文六品



## 诗·酒·月礼赞(代序)

九九〇年仲夏,我的话剧《李白》初稿甫成,剧院决定投排。在修改剧本时候,大家忽然觉得剧名似乎直白了。当时的第一副院长于是之说,能否起得再艺术些。我和苏民导演觉得有理,冥思苦想了十几个剧名,筛选之后留下了一个——《诗·酒·月》,认为尚能表述大诗人李白的境界。于是之呷了一口酒,慢悠悠地说:“我再加两个字:礼赞。”那是个白天,无月,琐事纷扰,无诗,在酒的余香中敲定了《诗·酒·月礼赞》。了犹未了,剧院的创作群体大多觉得那不像个剧名,倒像是一篇散文的题目。为什么放着知名度极高的李白不用,偏去寻觅劳什子散文题!于是,转了一圈回

到原地。然而，我对这个劳什子散文题一直耿耿于怀。

李白原应该属于诗，属于酒，属于月的，可是他始终背负着以某种绝对理念为依据的历史使命感，这是李白的悲剧。由李白想开去，中国文化人大都如此。我思考着人与历史的关系，我以为人只能认知历史的局部，而不可能把握作为整体的历史。我因此赞赏加缪的话：“人不只属于历史，他还在自然秩序中发现一种存在的理由”，“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时间，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，活着的人的尊严，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取得收获”。（《反抗者》）诗，酒，月，正是李白所应追求的贴近自然贴近生命本身的生活，遗憾的是他偏偏渴望充当某种他未必充当得了的历史角色，这使他困惑于永恒的失落！

然而，这不仅仅是李白个人的哀乐浮生！中国悠久而凝重的大文化造就了李白。千百年来，中国的文化人大都如李白般走了过来，他们的热血迸出辉煌，他们的诗心溢出凄美，叹为观止的是他们身后留下一条灿烂斑驳而绚丽芳菲的路，一条启迪后人凝神审视而后鼎新开拓的道路。李白们的人生毕竟是有价值的人生！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，我们看到了诗的神韵，酒的灵性，月的精魂。

会当痛饮兮造化之满杯，  
乐天地之极乐兮悲宇宙之极悲。  
万象为宾兮我为主，  
乘长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……

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六部口

# 目 录

诗·酒·月礼赞(代序) ..... (1)

## 生命风景线

人生之秋 ..... (3)

水做骨肉的女人 ..... (6)

悟已往之不谏 ..... (9)

梦里小阁楼 ..... (14)

康乐梦寻 ..... (17)

书斋——港湾 ..... (19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案趣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22) |
| 我的足球心 .....             | (24) |
| 闲玩“魂斗罗” .....           | (27) |
| 痴心一点在戏剧 .....           | (29) |
| 烟·吟·癮·印 .....           | (31) |
| 副末的杂拌儿 .....            | (34) |
| 习剧者“露白” .....           | (38) |
| 底座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41) |
| 母校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44) |
| 老师的益处 .....             | (48) |
| 听曹禺一席谈 .....            | (50) |
| 好人于是之大兄 .....           | (52) |
| 奔来逸兴写苏民 .....           | (56) |
| 闲语评剧“祖师爷” .....         | (65) |
| 白玉霜与舞台上的“评剧皇后”<br>..... | (69) |

### 风物杂咏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四季风铃 ..... | (83) |
| 珊瑚 .....   | (85) |
| 月季花神 ..... | (87) |
| 红豆赋 .....  | (89) |
| 流星 .....   | (92) |
| 扇语 .....   | (95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戏台 .....        | (98)  |
| 麻将、编剧及其他 .....  | (101) |
| 奇吃 .....        | (105) |
| 酒的独白 .....      | (110) |
| 故乡雨 .....       | (113) |
| 雨亭 .....        | (116) |
| 石壁山赋 .....      | (119) |
| 三百门抒情 .....     | (121) |
| 罗湖桥抒情 .....     | (124) |
| 寻觅妈祖胜迹 .....    | (127) |
| 寻踪怀古录 .....     | (130) |
| 新郑怀古 .....      | (135) |
| 当涂采石之旅 .....    | (138) |
| 走笔塞罕坝 .....     | (147) |
| 北京,我心仪的故乡 ..... | (150) |
| 观画亚平宁 .....     | (154) |
| 意大利观剧散记 .....   | (156) |

### 有闲书话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快哉,书! ..... | (183) |
| 有感于读书 ..... | (186) |
| 且读书去 .....  | (189) |
| 书之归去来 ..... | (192) |
| 企读随想 .....  | (19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面壁坐冷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199) |
| 无聊读杂书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02) |
| 开卷未必都有益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05) |
| 读无字书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208) |
| 太白飘然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11) |
| 李白之死的考证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13) |
| 方苞不作诗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16) |
| 郑谷改诗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218) |
| “杨柳岸”与“大江东”·····        | (221) |
| 张打油的《雪》诗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24) |
| 读《挹艳》，不亦快哉！·····        | (227) |
| 传神一曲[端正好]·····          | (230) |
| 读画小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233) |
| 读普希金的表演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35) |
| 关于《天下第一楼》楹联的通信<br>····· | (238) |

### 文心艺品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月球的背面·····       | (243) |
| 名岂文章著·····       | (246) |
| 闲掂笔名论重轻·····     | (249) |
| “愤怒情”与“平常心”····· | (252) |
| 寻路·····          | (254) |
| 纯真与练达·····       | (257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恨戏”         | (260) |
| 作与评          | (263) |
| “作易改难”说      | (266) |
| 宽容些, 对你笔下的人物 | (269) |
| 文学人物姓氏闲谈     | (272) |
| 诗家“三偷”       | (275) |
| 脱化           | (278) |
| 说“三”         | (281) |
| 巧用数字         | (283) |
| 剧中有诗         | (286) |
| 剧名雕虫         | (289) |
| 曲文三美         | (291) |
| 史剧四题         | (294) |
| 笙箫夹鼓, 琴瑟间钟   | (300) |
| 跋            | (305) |

# 生命 风景 线

生命美好，  
生命处处有风景，  
因为——  
与生命相维系的是有价值  
的事业。



## 人生之秋

“悲

哉，秋之为气也！”少年时代的你读着秋的名篇，只觉得口角噙香；今日重读，迎面一派肃杀。你低首问心，所以心情迥异，恐怕是步入中年的缘故。

中年从什么年龄算起，似无定论。俚语云：“人到四十天过午。”也有说三十五的。不管三十五还是四十，岁数并不是唯一的标准，自家的感觉似更准确。也许你在某一个早晨，偶然揽镜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叫你吃惊的图像：双鬓微微生霜，眼角一下子纠集起鱼尾纹……你用力将皱纹揉平，手一松，依然是浅浅的岁月之

沟；你急急翻出旧日的相册，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英俊的面庞竟如明日黄花！于是你叹息了。

其实你曾经叹息过。你不妨回忆一下，最初是对你的妻子。她做姑娘时候那张吹弹得破的脸，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，竟然“蛛丝儿结满雕梁”，那腰肢也无复往日的婀娜，而矫捷跳过小溪的身影只有在梦中追寻了！你不妨再回忆一下，第一次听到同辈人的噩耗，第一次向同辈人的遗体告别，你的心颤栗了，你隐隐想到自己。尽管叹息之余，你又投入紧张的工作；然而，即使仅有的一丝惶惑，也叫你在旧事重提时候感到不是滋味。今天，你对着镜子，再也不能自己了！

你怀疑起自己的健康。身体内怕是伏着隐患：心脏似乎有些不妙，据医生说，心悸、胸闷就是这类疾病的早期征候；腰疾又犯了，真是没影儿的事儿，打个喷嚏竟会扭了腰；牙也不争气，冷、热、酸、甜、硬都不敢惹，再不能尝到大口咀嚼的乐趣了；奇怪，干体力活儿固然觉着累，逛逛商场也不无疲劳之感……

于是，你开始了挽留青春的种种努力。早起锻炼！太极拳、鹤翔庄、中华养生益智功，而最简捷的还是跑步。只是小胡同里渐渐稀少了你的履痕，昨晚又“开夜车”了么？戒烟吧！你萎靡了几个星期，庆幸戒烟成功，可是无多久又破了戒，是赶写什么论文吧？戒了抽，抽了戒，家里人也懈怠了对你的监督。你又变了一种方式，购买滋补药物。北京的蜂王浆，杭州的青春宝，还有那因广告而吃官司的阳春口服液……实在没有多少起色，与岁月苦苦争斗的败绩留下印记，鱼尾纹不见减

少，白发却多了起来。你终于颓然跌坐，喃喃自语：人生之秋，肃杀之秋……

慢！你应该学点辩证法。

造物者既不会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，也不会叫沉沉夜幕压抑希望的一线光明。世间万物，有失必有得。四十岁，当然失去了竞技场上的活力；你不要冒险去横渡长江，去漂流黄河，却可以在另一个更为广大的竞技场上追奔逐北，真正有价值的事业正在开拓。

你见过密云小枣吗？刚从树上打下来，那份脆，那份爽口！过些时，失去圆润，皱皱巴巴的，却味似蜜甜，那是名贵的金丝蜜枣！你尝过北方的腊八蒜吗？经过几周醋的浸泡，走失了蒜辣，迎来了蒜香！未经琢磨的只是毛坯，未经加工的只是半成品，未经修改的文章也永远只是个草稿而已！

恰恰到了中年，才真正懂得生活。孔夫子不是觉得“不惑”了吗？你不也是开始懂得人生的奥秘了吗？你的乐趣不在于重温少年豪举，而在于认识了自己，并在不断的奋进中不断地完善自己。

只有到了中年，才出现硕果累累的奇观，人们称作“金秋”。据西方人统计，人生成就的黄金年龄在三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。这是人生事业的顶点，正如巴尔扎克所说：“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，产生效果。这是生命的中午，活跃的精神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，发出了灿烂的光芒。”

相信巴尔扎克老人的话吧！中年，风度正翩翩。

## 水做骨肉的女人

曹

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出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。千万不要认定只是小说家言。

中国古代的诗人早就发现这一真理。在他们笔下，女人的双眸是秋水、秋波。“一双瞳人剪秋水”，“望幸眸凝秋水”，“水是眼波横”，“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”。现代人数典而不忘祖，尽管毫无创意地袭用了“水灵灵”、“水汪汪”，还有“清水湾”、“淡水湾”什么的。由细部而全身，古代言情作品一写到美女，无不“冰肌雪肤”。极言其白么？云也白，粉也白，鱼肚也白，鹅毛也白，何以偏用冰雪？盖因冰雪者水也。甚至